时间的入口

□ 吉狄马加

有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
——时间开始了！
其实时间从未有过开始，
当然也从未有过结束。
因为时间的铁锤，无论
在宇宙深邃隐秘的穹顶，
还是在一粒微尘的心脏，
它的手臂，都在不停地摆动，
它永不疲倦，那精准的节奏，
敲击着未来巨大的鼓面。
时间就矗立我们的面前，
或许它已经站在了头顶，
尽管无色、无味、无形，
可我们仍然能听见它的回声。
那持续不断地每一次敲击，
都涌动着恒久未知的光芒。
时间不是一条线性的针孔，
它如果是——也只能是
一片没有边际浮悬的大海。
有时候，时间是坚硬的，
就好像那发着亮光的金属，
因此——我们才执著地相信，
只有时间，也只能是时间，
才能为一切不朽的事物命名。
有时候，时间也是柔软的，
那三色的马鞍，等待着骑手，
可它选择的方向和速度，
却谁也无法将它改变。
但是今天，作为一个诗人，
我要告诉你们，时间的入口
已经被打开，那灿烂的星群
就闪烁在辽阔无垠的天际。
虽然我们掌握不了时间的命运，
也不可能让它放慢向前的步伐，
但我们却能爬上时间的阶梯，
站在人类新世纪高塔的顶部，
像一只真正醒来吼叫的雄狮，
以风的姿态抖动红色的鬃毛。
虽然我们不能垄断时间，
就如同阳光和自由的空气，
它既属于我们，又属于
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
我们知道时间的珍贵，
那是因为我们浪费过时间，
那是因为我们曾经——
错失过时间给我们的机遇，
所以我们才这样告诉自己，
也告诉别人：时间就是生命。
对于时间，我们就是骑手，
我们只能勇敢地骑上马背，
与时间赛跑，在这个需要
英雄的时代，我们就是英雄。
时间的入口已经被打开，
东方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子孙，
已经列队集合在了一起。
是的，我们将再一次出发，
迎风飘动着的，仍然是那面旗帜，
它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
但留在上面的弹孔，直到今天
都像沉默的眼睛，在审视着
旗帜下的每一个灵魂。
如果这面旗帜改变了颜色，
或者它在我们的手中坠落在地，
那都将是无法原谅的罪过。
我们将再次出发，一个
创造过奇迹的巨人，必将在
世界的注目中再次成为奇迹。
因为我们今天进行的创造，
是前人从未从事过的事业，
我们的胜利，就是人类的胜利，
我们的梦想，并非乌托邦的
想象，它必将引领我们——
最终进入那光辉的城池。
我们将再次出发，吹号者
就站在这个队伍的最前列，
吹号者眺望着未来，自信的目光
越过了群山、森林、河流和大地，
他激越的吹奏将感动每一个心灵。
他用坚定的意志、勇气和思想，
向一个穿越了五千年文明的民族，
吹响了前进的号角，吹响了
——前进的号角！

话说大冶墈(kàn)头

□ 刘　放

湖北大冶人中凡能单独行动者，大约没有不知道大冶墈头的。

但这两个字怎么读，在我看来，比较纠结。估计十之八九的人会脱口而出：抗头！电脑上敲键打字，跳出的首选，却是“炕头”这两个字，显然不对，“老婆孩子热炕头”，东北人的语汇。顺着音调整，会有“糠头”“扛头”等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现在大冶的方志，还有路牌等，都标明的是：墈头。这两个字没有问题，从字典上查，知道这是个方言词，是高的堤岸，比较契合。大冶墈头是当年大冶县城最繁华、最具风情和人气的商业区，但它背靠湖水的一面，有很高的落差，陡峭，原先是一大排石级台阶伸到水里，有重庆江边码头的味道。当然，格局要小很多。墈头地名，大约由此而来吧。

到墈头，从街口进去，小坡，渐陡；左拐弯，更陡点，走几步，就开始下坡，长长的缓坡。这一段，就叫墈头。别看路不平，也不宽，但两边都开满了店面，店面门口两旁的地上，再摆满了地摊。箍桶的，打铁的，卖陶罐的，卖油纸伞的，卖红糖白糖的，卖黄表纸和香烛的……更多的，则是卖蔬菜和鱼虾的，使得街面总是湿漉漉的，也鲜活无比。买菜者有叶家坝的，有陈大模的，还有隔着寡妇堤的黄家献和熊家边的。卖鱼者所卖的鱼，那时没有养殖，都是从旁边湖中捕获，鲢鱼鲫鱼鳑鲏翘嘴白，应有尽有。消费的顾客，除了街上的居民，更多的还是从大箕铺、栖儒桥、马叫等地来的乡下人。他们到一次墈头，那时完全步行，并不容易。不知别人此行怎么称法，我们马叫那一带的人，称这个为“上街下县”。

我的上街下县的最初记忆，是随祖母获得。祖孙俩从马叫顺坡而下，走过长长的8里路，穿过木头搭建的“大桥”“小桥”，右拐弯，就靠近了墈头的街口。我坐在祖母的肩上，双手抱着她的头。她一手拎着竹制小提篓，一手呵护着我的腿，蹲下身，从街旁买点小鱼小虾，回家烤熟，晒干，然后细水长流汇进我的胃囊。从奶奶的头上看出去，这里人多，就是我当时词典中的人山人海。所以，许多年后，我仍然记得这墈头的繁华景观，心中将其与北京的王府井、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豫园和苏州的观前街相提并论，它们都是一地商业文化的聚集地，发源地。

但墈头字音怎么读？这是个问题。“墈头”两个字的读音是“看头”，显然与我们的读音大异。理性的判断，会把责任归咎为方言一方承担，读出了错音。我们乡下看到的坡地上，上一块田与下一块田的之间的落差，上一块地与下一块地之间的间隔，就是这个墈，可我们叫成“田抗”“地抗”。我们读书的暑假时也干农活，拿草锄铲除这墈上的杂草，叫“狠田抗”。现在知道，我们几十年甚至更早的叫法，都是错的。首先，是前人叫错了，接下来，后人跟着错。轮到我们，读书时老师也没有教我们正确的读音，而且老师他们也这么叫，也是错的，就这么口口相传，一代代错下来。

不过且慢。血液中的记忆，有时很固执，死不认错。不是不认错，而是认为没有错。我不相信人们知道了这个地名的标准读音后，会迅速更改过来。十之八九的人还是会称“抗头”。估计有人听了正确的读音，会大为不屑：莫扯八经，好好的抗头要读成“看头”？吃多了吧，还是抗头好，“看头”看上去就是莫得么裸看头！

这又让我想起奶奶带我走墈头时，她给我说过与地名有关的一个故事。说是从前有个民间英雄，体恤民情，为民伸张，被官府杀害，并要将其头颅悬挂示众。这里的市民冒死抗拒，将英雄的头颅藏起来，厚葬。就此留下“抗头”地名。后来，我又听到过几次别人所讲的版本故事，也与奶奶的故事大同小异。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字：园，这个方言字，就有藏的意思。但毫无感情色彩，被人们藏而不用。我从奶奶和别人所说的故事里，读出大冶人感情中的藏，就有“抗”中的反抗、抵御、不从等等含义。我对大冶墈头也就早早地，根深蒂固地，有了情义、抗拒、藏美、储财等等的认知和印象。

我有个表弟，小我一岁，在殷祖镇下面的罗文进村。幼时家贫，他得到一个梨，品种叫麻梨黄，耐放，自己舍不得吃，放到稻谷箩中“抗着”，一抗几个月，留给我。他那时还是一个鼻涕都擦不净的孩子。他比让梨的孔融更孔融。一个抗着的梨，让我酸甜了半个多世纪。

我离别大冶外出奔波多年，也算是走南闯北，多少开了点眼界。我在苏州呆了28年，对苏州园林比较感兴趣，进去看得多，小文小书也写过一些。从园林的大门，不觉联想到了故乡的这个老牌商业中心。苏州的拙政园和留园，中国四大名园它们分别独占其一，最早一批入选世遗，园内的美学含量、文化积淀不在话下，而大门的建构，倒是与我们的墈头英雄所见略同，都不约而同要“抗”。大门不大，初进去也逼仄，过了轿厅等过道，才会渐渐曲径通幽，豁然开朗。他们都说这是不愿露富，才美不外显。就像河浜里的鱼，水面上频频露头的都是小鱼，大角色，都沉在水底。整个江浙，还有上海，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方言里都不说“藏”这个音。我有意试试他们，让他们用方言读这个音，那嘴型舌尖，立刻会变得生硬发僵。要么用普通话发这个音，要么用方言读“抗牢”。如同抗拒、抗租。抗了不说，还要牢靠，掌心捏出了汗，也让其在掌心的汗中拒不出手。

难怪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听信高人建议“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后，最后真的建立了大明王朝。稍加辨析，就会发现这九个字中，有“抗牢”的大智慧。

这些年，我在江南的一些古镇中采访，如浙江的南浔和西塘，苏州的周庄、同里、甪(lù)直等，看到一些大户人家都是高墙深宅，但门口却毫不张扬，据他们说，是要抗牢家中财富，别太显赫了，让太湖中的胡匪找上门来。最典型的是周庄那个沈万三，他是明初富可敌国的富商，他家沈厅里的木板楼上都可走马，可以想象其家里的庞大富有，但大门口与旁家区别不大。我不觉微笑了。我心里说，这些江南古镇，处处都有我老家的墈头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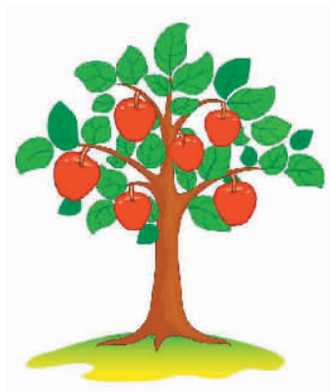
但墈头的字音，我有意读错了。音错而义不错。

故乡大冶墈头已然没落，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名头早就离它而去，不过墈头依然可以毫无愧色，它依然是现在大冶市商业大潮的井冈山。从当时的北门突围而出，地域扩大了N倍，垂直高度也提升了N倍。我就常常想，大冶墈头这只千年老龟，也许会在某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从它深藏的颈脖中探出头来，到青龙山塔的湖中咪几口水，回头观望一片灿烂灯海，悄悄地嘿嘿几声。

不管它笑了没有，反正写此小文的我，先笑了。

花牛鲜红

□ 李晓东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这首禅诗，自宋代流传至今，描绘着恬淡自在的人生大境界。这境界，在天水，都实现了。黄、绿、红、白、蓝五彩天水，应着人生的丰富与和谐。伏羲十二大功绩之一的定节令，即以天水为二十四节气的观察确定基点，物候随节令而变，春则姹紫嫣红，秋日明月怀人，夏季山风送爽，冬天白雪如银，更美好的，是美景掩映下的美丽收获。

苹果手机面世后，有人编段子，世界上最伟大的苹果一共三个，上帝的苹果、牛顿的苹果、乔布斯的苹果。《小苹果》火了，伟大的苹果家族又增加了非物质成员。如果让天水人投票，有一个苹果一定会入选，而且排名第一，那就是花牛苹果。

没来天水，就听说过花牛苹果，望文生义地以为，是用牛粪施肥生长的果树，或者像奶牛一样可爱而多产的苹果。结果错得影都没了。花牛不是牛，而是一个村子，高铁天水南站，就位于花牛村附近。以村名为果名，源于一个有趣的误会。1965年，花牛村把新培育的苹果送到香港参展，当时没有品牌意识，有果而无名，只得在包装箱上写上产地“花牛”二字为识。未料，花牛苹果比起东洋味的富士、传统味的元帅、主旋律的国光，还有西洋味的蛇果，更接地气、更亲切、更温暖，因色泽浓郁、甜脆可口、形状优雅而广受喜爱。像我家乡的汾酒，在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上获金奖后声名鹊起一样，花牛苹果也是出口转内销，正式成了著名苹果品种。“花牛”，字面指牛，实际是村，扬名在果。

花牛苹果最著名的“形象代言人”，是毛泽东主席。正如湖南茶农“挑担茶叶上北京”，苹果在国外成名后，花牛村两位村民自发给毛主席寄了两箱。毛主席很喜欢，用来招待客人，对时任甘肃省长的天水籍民主人士邓宝珊称赞道：你家乡天水的苹果好吃！而且，委托中央办公厅给两位村民来信致谢，还寄上44.82元苹果钱。主席喜食辣椒，亲自赞扬的水果，似乎只见两种：喜爱广东芒果，不舍得吃，送给工人；收到天水花牛苹果，愿与众乐，和客人分享。1935年，长征路上，毛主席率红军过天水，三十年后，主席又一次感受到了天水的心意。我感觉，毛主席喜爱的，不仅是花牛苹果的口感，还有它的外形。均匀突出的五角，让他回忆起红军的八角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当年的流血战斗，终得幸福甘甜。至今，武山县原样保留着毛主席故居，橱窗中的毛主席回信，供人瞻仰。那棵苹果树死而不倒，风采依旧。

古人云“春深似海”，极言春天花色浓郁，这是春天整体呈现的效果。而见了花牛苹果，只一颗，就会强烈地体会到，什么是红得浓郁。来天水工作一年多，口头语里多了一个词：扎实。花牛苹果，就红得很扎实！还学会一个词：闲的。可用语境很丰富，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我感觉，这两个词，很神准地传递出天水人的性格，既有儒家的认真踏实，又含一分道家的超逸洒脱。

道家自老庄以降，博大精深，其实核心就一句话，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花牛苹果一个明显特点是容易糖化。不像富士的甜脆、金帅的爽利、国光的柔香。我老家院子里有一棵国光苹果树，从幼果到成熟，一直细细地绿着。摘下后，却越放越黄，香气越来越浓。妈妈把它们放在衣箱里，衣服都飘着果香。一直放到过年，成了全村人的稀罕物。有时忘记拿出来，国光果慢慢萎缩，却不腐烂。宋代诗人郑思肖《寒菊》诗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国光果也宁萎不腐。老家院子里的果树，自然早已被砍伐，国光这个品种，也逐渐消失不名。花牛，这个满含泥土气的国产品牌，和“国光”气韵相似。糖化后的花牛苹果，外形不散，果肉却绵软如怡，可以拿勺子舀着吃。有句话说，下至不会走，上至九十九，都能吃花牛。鲁迅自喻作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花牛苹果也一样，汲取露、汲取水，汲取大地之营养，奉献由刚而柔的神仙佳果。牙齿没长出来，或者已然脱落，都能得到花牛的滋养。

南宋诗人刘克庄《莺梭》诗叙织布曰“掷柳迁乔太有情，交交时作弄机声。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工夫值得成。”花牛苹果天生地长，非人力所能及者，然而我们收获的花牛，却蕴含了果农辛勤而科学的劳动。先前观念里，判断一棵果树好还是不好，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结子“稠不稠”，“果实累累压弯了枝头”就是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今天的花牛却恰恰不能这样。苹果花开，五朵一簇。第一道工序，就是疏花。手工摘去四朵，仅余一朵，减少数量，保证质量。果实结出，又需疏果，果与果之间，留出足够空间，促其成长而壮大。至夏季，每颗苹果都人工一个个套袋，给幼小的苹果，穿上防护服。烈日当空，枝繁叶茂，此事辛苦，自不待言。然功用亦大，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农药喷到果实，确保绿色无污染。到果园，见硕果垂垂的树下，长长地铺着亮银色的膜，但不是常见的塑料薄膜。我不解，果园主人答，是反光膜，阳光反射，照到下垂的苹果头部，保证光照均匀，每个花牛苹果，都红得秋深似海，红得像天水人的心一样扎实。

上海话里，有个很有表现力的词组“卖相好”，可以指东西，也用于形容人，意思相同——漂亮。没有两个果子是相同的，把卖相最好的果子挑出来，才能卖出好价钱。果库里，一颗颗果子，在如骨节连缀成的传送带上排排坐着，缓缓流过，每经过一个出口，都有一些果子跳下来。我又外行了。果园主人解释，一个个“骨节”，就是一个个精确到克的秤，不同大小的果子，从不同通道收集起来。果然，果筐上，标着95、90、85、80等。我总算开了点窍，试着问，是苹果的直径吧。主人颔首。

人常说，花牛苹果和美国蛇果很相似，可美味美观美颜而不生于美国的花牛苹果，和蛇果实在不搭界。其实，“蛇果”是Red delicious appale的音意混译，意即红而美味的苹果。天水国际陆港建设正稳步推进，花牛苹果，也将随现代国际贸易和物流，远销外面的世界。金发碧眼的老外，也会咬一口果子，深吸一口气，感叹Red delicious huaniu！

好好说话

□ 颜士富

二老爹去世的时候，我12岁。

那是1977年初冬的早晨，地上铺了一层严霜。

“嘭”的一声，我父亲摔了“老盆”后，二老爹就出殡了。

安葬了二老爹，亲戚都回了，只留几位至亲——两个表叔和一个表兄（分别是二老爹的外甥和外孙）。作陪的有几个堂叔，还有一位年长的大爹。

两位表叔德高望重，一位人民教师，一位政府工作人员，二叔虽然务农，也是老三届的，表兄是地地道道的的文化人，恢复高考上的大学。

他们在相互敬酒，甚是热闹，我站在一侧，看得很投入。酒至尾声，表兄端起酒杯说，我敬大舅、大表舅、二表舅等诸位一杯酒。

此言一出，二叔不乐意了，质问表兄，谁是“诸位”？拽什么文！

表兄振振有词，我说的没错！

……

争辩愈演愈烈。最后不欢而散。自此结下仇怨。

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12岁明白一个道理——好好说话。

其实，“诸位”一词，对于二叔并不陌生，当时被“诸位”了，有种受虐的感觉，这就说明表兄说话找错了对象。要做一个斯文的人，讲话仍要选对地方选对人，一种表达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想做一个斯文的人。我想好好说话。

于是，开始写作。

写作是很严谨的。受写作的影响，在纸上表达惯了，说话就不是那么随便，往往显得木讷。不该说的，最好不说。

文章的语言，就像说话，说给谁听很重要。喜欢诗歌的，你不要和他谈小说，这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如果你说了，结果会很糟糕，就像表兄说的“诸位”！我想，我的微小说也不是适合所有人，但是，我在试图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一直是我努力的目标。

莫言说，小说也好，诗歌也好，戏剧也好，都跟语言联系在一起，没有语言，这个艺术就不存在。所以我也发表过一个观点，我认为小说之所以不会死亡，就是因为小说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形式。它的审美形式就是以语言为基础。我们可以反复地去阅读一些经典作品，这里面的情节我们都很熟悉，为什么我们还要去阅读。而且在重读的过程当中依然能够感觉到一种快乐，就是因为它的语言具有魅力。所以这个标本是很高了，所以我们说中国有很多的小说家，世界上也有很多的小说家，但是能够配得上文学家的桂冠的，寥寥无几。

我是写小说的，而且是微小说。

开始的时候，我在记录生活。这不能称为小说。后来，能讲好一个故事了。这不能称为小说。再后来，能在故事中制造些曲折。有人说，这个好看。

然而，故事结束了，文章也就结束了。读者一点也没有留下什么。

我感觉微小说不好写。

我知道，故事只是一个载体，曲折是调味剂。

真正写好微小说不仅讲究语言的修炼，还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制造波澜，用所谓好的语言，讲好一个故事。好好说话的最高境界是话里有话，意在话外。这就是我应该追求的终极目标。